



17

~ 16
4035
9



物研圖書
NO. 29 1949
29. 9. 9
大野 敬 採

ハ16
4035
9

<99-125>



韓昌黎集卷第十五

明橋李蔣之翹輯注

書啓

與孟東野書

東野或作郊。○公貞元十五年從董晉出汴州。依張建封于徐。因被獨以職事。此書當在十六年三月作。○反覆重。終不是。嗟嘆。須會他。無限深情。

足下別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
懸於吾也。以吾或作以。余今按此書除下各文。江湖。予樂也。下語餘並作吾。
以事牽不可。合并其於人人。非足下之爲見。

而日與之處足下知吾心樂否也其於人人或無下人

字說見前卷答張籍書或作他人非是下本而下有又字之處或作人處吾言之

而聽者誰歎吾唱之而和者誰歎言無聽也

唱無和也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所與同也

足下知吾心樂否也無聽無和上或並有之而字行下或無而字與

或作以○澹澹語足下才高氣清行古道處

今世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足下之用

心勤矣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混混與世相

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從之或作從今之人但上語與世相

濁即是從今之人更着足下之道其使吾悲

二字則贅而不詞矣也使上或無其字○應前足下知吾心樂去

年春脫汴州之亂幸不歿無所於歸遂來于

此於或作與或作以按送楊少尹序亦有此語○貞元十五年二月從董晉喪出汴州

四用而軍亂殺主人與吾有故哀其窮居吾

于符離主人謂張建封也符離詳見後上白兔狀睢水名在今徐州城南

及秋將辭去因被畱以職事是年秋建封默

默在此行一年矣到今年秋脫復辭去江湖

余樂也與足下終幸矣其意已李習之娶吾

兄之女兒期在後月朝夕當來此習之朝也

禮部郎中雲卿之子翁也張籍在和州居喪家甚貧恐足

下不知故具此白冀足下一來相視也自彼

至此雖遠要皆舟行可至速圖之吾之望也

春且盡時氣向熱惟待奉吉慶愈眼疾比劇

甚無聊不復一一盡時或作時盡愈再拜

答竇秀才書

竇下或有存亮字存亮竇字也○公時以言事黜陽

山令故云遠等蠻縣貞元二十一年作黃震曰與孟東野答竇秀才一書皆叙交際次一第自成文法

愈白愈少駑怯於他藝能自度無可努力又

不通時事而與世多齟齬上林呂切又壯念

終無以樹立遂發憤篤專於文學學不得其

術不得上一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皆符於

空言而不適於實用又重以自廢是故學成

而道益窮年老而智愈困智或作身○自叙

凡此學成年老道窮智困者獨退之歟今又以罪黜於朝廷遠

宰蠻縣愁憂無聊瘴癘侵加喘喘焉無以冀

朝夕貞元十九年上元足下年少才俊辭雅

而氣銳當朝廷求賢如不及之時當道者又
 皆良有司操數寸之管書盈尺之紙高可以
 釣爵位循次而進亦不失萬一於甲科雅或作
書或作盡循上或有一字於甲科雅或作
若字或無萬一二字今乃乘不測之舟入無
 人之地以相從問文章為事身勤而事左辭
 重而請約非計之得也舟一作川左一
作尤皆非是雖使
 古之君子積道藏德遁其光而不曜膠其口
 而不傳者遇足下之請懇懇猶將倒屣傾困
 羅列而進也其光或只作世曜或作
羅請或作情困或作箇若愈之

愚不肖又安敢有愛於左右哉顧足下之能
 足以自奮愈之所有如前所陳是以臨事愧
 恥而不敢答也錢財不足以賄左右之置急
 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章不足或稱載
作章不可稱載
 而往垂橐而歸足下亮之而已稱若墮切一
作權○管子愈白
 上李尚書書李下或有一實字○李尚書
各實貞元十九年三月乙
亥以檢校工部尚
書李實為京兆尹
 月日貞元十九年將仕郎前守四門博士韓愈謹

載拜奉書尚書大尹閣下載或作再古字通用或無尚書二字

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此書稱將仕郎前守四門博士退之以貞

元十八年授國子四門博士十九年拜監察御史作此書時蓋已罷博士而未授御史正

十九年也退之以貞元五年復來京師至是十五年矣

所見公卿大臣

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

有赤心事上憂國如家如閣下者或無如家

恃寵強復專於聚斂公於順宗實錄備書之矣而於此書且復有赤心憂國之語何哉豈

詩所謂因以箴之耶抑屈身行道聖賢所不免也

今年已來不雨者百有餘日貞元十九年自正月不雨至七月種不入土野無

青艸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百坊百二

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閣下親臨其

家老嫠宿賊銷縮摧沮寇亡鬼喪影滅跡絕

非閣下條理鎮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

此愈也少從事於文學見有忠於君孝於親

者雖在千百年之前猶敬而慕之况親逢閣

下得不候於左右以求效其懇懇謹獻所為

文兩卷凡十五篇謹或作講非敢以為文也以為

謁見之資也進退惟命愈恐懼再拜

賀徐州張僕射白兔書

或注建封字書或作狀○公貞元十五年秋佐張建封于徐書是時作○茅坤日類終軍白麟奇木對而不無幕做痕跡

伏聞，今月五日營田，巡官陳從政獻瑞兔毛質，皦白，天馴，其心或作全或作皎馴音循，其始實得之符離安阜屯安阜或云屯各如唐孟元楊董軍田則此屯字乃屯田之屯耳，屯之役夫朝行遇之，迫之弗逸，人立而拱弗或作不，竊惟休咎之兆，天所以啓覺于下，依類託喻，事之纖悉不可圖驗。

非春智博通，孰克究明，愈雖不敏，請試辨之。

或無愈雖不敏，下語 兔陰類也，又窠居，狡而伏，逾象也。

今白其色，絕其羣也；馴其心，化我德也；人立而拱，非禽獸之事，革而從人，且服罪也，得之

符離，符離實我國，各又附麗也。戎一作我，名

按實我國名不成文理，漢書衛青傳討蒲泥破符離，晉灼曰：王號也，所謂我國疑或取此麗或 不在農夫之田，而在軍田，武德行也。

不戰而來之，之道也，有安阜之嘉名焉。道下

也，字安阜或作華附或作安附 伏惟閣下股

嘉或作喜又無名字皆非是

肱帝室藩垣天下四方其有逆亂之臣未
 斧鑕之屬畏威斃旃歸我乎哉其事兆矣
閣下字鑕職日切之屬一作其屬屬下句析
 作拆今按之析二字文理分明蓋其屬歸我
 事小不足言不若逆亂之臣歸我之為大而
 可願也崩折亦不成文若用論語分崩離析
 之語則當从木若用史記折而入於魏之語
 則當从手二義皆通然既既有崩字則似本
 論語中字也○漢終軍傳野獸并角明本
 也象支內附示無外也殆將有解編髮削左
 衽而蒙化者又王褒講德論今南郡獲白虎
 偃武典文之應也獲之者張武張而猛也公
 言蓋是宜具跡表聞以承答天意小子不惠
 祖此微識蒙念睹茲盛美馬敢避不讓

之責而默默邪

或無不惠一字念一作合全
 無文理默默邪一作默賀也

亦不成愈再拜

上兵部李侍郎書

一本注異字或作異
 非是○永貞元年十

二月九日江陵作李異是時自江西
 觀察使入為兵部侍郎○其自叙處
 頗佳末路淺近不倫○庚集
 日中多自悲并以自譽

十二月九日

永貞元年

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

軍韓愈謹上書侍郎閣下愈少鄙鈍於時事

都不通曉家貧不足以自活應舉覓官凡二

十年矣

書稱守江陵府法曹參軍蓋永貞元
 年也退之以貞元二年入京師至此

凡二年薄命不幸動遭讒謗進寸退尺卒無所
 成性本好文學因厄悲愁無所告語遂得
 究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沈潛乎訓義反
 復乎句讀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好或喜
 讀音凡自唐虞已來編簡所存大之為河海
 高之為山嶽明之為日月幽之為鬼神纖之
 為珠璣華實變之為雷霆風雨奇辭奧旨靡
 不通達山嶽一作泰山與上惟是鄙鈍不通
 曉於時事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益困私

自憐悼悔其初心髮禿齒豁不見知己智作身

夫牛角之歌辭鄙而義拙琴操甯戚飯牛車

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

纒至能長夜漫漫何時旦齊桓公聞之舉以

相堂下之言不書於傳記左傳昭二十八年

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

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驥明也下執

其手以上日子若齊桓舉以相國叔向攜手

無言吾幾失之矣以上然則非言之難為聽而識之者難遇也

難為屬上句為或伏以閣下內仁而外義行

作其則屬下句高而德鉅尚賢而與能哀窮而悼風下本仁

無而字今詳此上下四句本或皆有而字者
為正或皆無之或上一句無而下二句有者
亦通其於第一第二句去之使自江而西既
其參差齟齬而不可讀非是
化而行矣今者入守內職為朝廷大臣當天
子新即位是歲八月汲汲於理化之日出言
舉事宜必施設宜或作計既有聽之之明又有振
之之力宵戚之歌驪明之言不發於左右則
後而失其時矣謹獻舊文一卷扶樹教道有
所明白南行詩一卷舒憂娛悲雜以瓌怪之
言時俗之好所以諷於口而聽於耳也如賜

覽觀亦有可采于驥嚴尊伏增惶恐愈再拜

或無愈再拜三字

答尉遲生書

下或注汾字汾尉遲名也黃震曰退之上李侍郎

書云大之為河漢高之為山嶽明之為日月幽之為鬼神纖之為珠璣華實變之為雷霆風雨答尉遲生書云本汲而未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勵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上于頓相公書云變化若雷霆浩汗若河漢正聲韻韶濩勁氣沮金石凡皆形容文章之妙公實道胸中之自得者

愈白尉遲生足下

或無愈白二字尉音鬱

夫所謂文者

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
 發也不揜本澀而未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
 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
 體不備不可以為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為成
 文愈之所聞者如是有問於愈者亦以是對
 今吾子所為皆善矣謙謙然若不足而以徵
 於愈愈又敢有愛於言乎抑所能言者皆古
 之道古之道不足以取於今吾子何其愛之
 異也或無復出古之道三字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

進之賢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
 也子欲仕乎其往問焉皆可學也若獨有愛
 於是而非仕之謂則愈也嘗學之矣請繼今
 以言結處一轉有合蓄置自家地位

答楊子書

此書答楊敬之凌之子也所謂遠其兄甚者謂誨之誨之馮之子柳子厚所為說車者也此書貞元十七年作○茅坤曰納交之次如此此其所以既合而不為睽也

辱書并示表記述書辭等五篇比於東都畧
 見顏色未得接言語心固已相奇但不敢果

於貌定果於或知人堯舜所難舜或又嘗服
 宰予之誠故未敢決然決亦不敢忽然忘也
 到城已來不多與人還往友朋之中所敬信
 者平昌孟東野東野矻矻說足下不離口野東
 德州平昌人 崔大敦詩不多見每每說人物亦以
 足下為處子之秀敦詩名羣近又得李七翺書亦
 云足下之文遠其兄甚李下或無七字夫以
 平昌之賢其言一人固足信矣况又崔與李
 繼至而交說邪故不待相見相信已熟既相

見不要約已相親審知足下之才充其容也
 今辱書乃云云是所謂以黃金注重外而內
 惑也莊子連生篇以瓦注者巧以鈎注者憚
以黃金注者昏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
重外也凡外然恐足下少年與僕老不相
重者內拙類尚須驗以言故具白所以下或有也而今
 而後不置疑於其間可也間上或若曰長育
 人才則有天子之大臣在若僕者守一官且
 不足以修理况如是重任邪學問有暇幸時
 見臨愈白

上襄陽于相公書

上字上或有鄧州北寄四字或注頓字

公元和元年自江陵掾召為國子博士行至鄧州北境作是書以答之于頓字允元○茅坤曰似譽而歸

伏蒙示文武順聖樂辭

唐德宗以後方鎮多製樂舞以獻頓獻順

聖樂曲其曲將半行綴皆伏一人舞于中又含女妓為僧舞雄健壯妙號為孫武順聖樂

天保樂詩

保或讀蔡琰胡笳辭詩

後漢蔡琰字文姬中郎將邕之女與平中沒於南匈奴十一年歸作胡笳十八拍詞笳胡人捲蘆葉吹之也

移族從弁與京兆書

舊注頓世雄朔易時移書修敬於京兆尹李實劉夢得集有代李尹答書可考諸本或以從弁為徒并非也今按

劉集代實答頓第一書也其曰移族從者頓與京兆書外別有移羣從書移非移居之移乃移文之移蓋始去其舊鄉自幕府至鄧之故移書以曉其宗族羣從也

北境凡五百餘里自庚子至甲辰凡五百

或無自字手披目視口詠其言心惟其義且恐且

懼忽若有公不知鞍馬之勤道途之遠也夫

澗谷之水溪不過咫尺丘垤之山高不能踰

尋丈人則狎而翫之

人則或及至臨泰山之懸崖窺巨海之驚瀾莫不戰掉悼慄眩惑而

自失所觀變於前所守易於內亦其理定也

悼或作憊或作憊或作憊○說文悼懼也陳楚謂懼曰悼陸士衡表又情震悼閣下負超卓之奇材蓄雄剛之俊德渾然天成無有畔岸而又貴窳乎公相威動乎區極天子之毗諸侯之師作區或作樞故其文章言語與事相侔憚赫若雷霆浩汗若河漢正聲諸節濩勁氣沮金石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其事信其理切憚赫或作變化閣蜀錄粹皆作憚赫字小訛也憚丹未切與恒同○莊子聲侔鬼神憚赫千里孔子之言曰有德者必有言信乎其有德且有言也且上或無之言字揚

子雲曰商書灑灑爾周書噩噩爾信乎其能灑灑而且噩噩也雲下或有言字灑胡老切管者齊君行而失道管子請釋老馬而隨之隨上或無而字○韓子管子仲照朋從威公伐孤竹迷惑失道管子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樊遲請學稼孔子使問之老農見論語夫馬之智不賢於夷吾農之能不聖於尼父然且云爾者聖賢之能多農馬之知專故也然下或有則字是非今愈雖愚且賤其從事於文實專且久則其贊王公之能而稱大君子之美不為僭越

也伏惟詳察愈恐懼再拜

上鄭尚書相公啓

一本上三有為分司郎官字○鄭餘慶字居業元和三年以檢校兵部尚書兼東都留守公時為都官員外郎分司東都○黃震曰上鄭相公一啓皆自訖所欲言

愈啓伏蒙仁恩猥賜示問猥或作俯一本無

者事上之禮無者非是感戴戰悚若無所容榕然尚有

厥誠須盡露於左右者敢避其煩黷懷不滿

之意於受恩之地哉悚或作慄有下或無厥誠字黷或作瀆字通用

或作默則訛矣又連下句讀之其誤益甚愈幸甚三得為屬吏元和

元年九月餘慶為國子祭酒公為博士十一

月餘慶為河南尹公分司東都至是餘慶為

留守公為都朝夕不離門下出人五年一本

官員外郎字非是今按出入漢人語多有之竊自計較

公作襄陽盧丞志亦云出入十年較或故事有

受與報不宐在門下諸從事後較或故事有

當言未嘗敢不言有不便於已輒吐私情閣

下所宐憐也已上無分司郎官職事惟祠

部為煩且重愈獨判二年日與宦者為敵相

伺候罪過惡言詈辭狼藉公牒不敢為恥實

慮陷禍故前者懷狀乞與諸郎官更判意雖

甚專事似率爾言語精神不能自明不蒙察
 允遽以慙歸俛俛日日遂踰累旬私圖其室
 敢以病告混僂音鵬鳩平均歌於國風詩曹國
 刺不壹也也在位無君從事獨賢雅以怨刺小
 子用心之不壹也從事獨賢雅以怨刺小
 雅北山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伏惟俯加憐
 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
 察幸甚幸甚一無俯字或無俯察二字俯或
 作特皆非是然得失之意已荒
 首愈再拜

上置守鄭相公啓

一本上有為河南令
 四字○公元和五年
 久敗湖南令以軍人事辨於置守鄭
 公其言劄切其退甚輕信乎史所謂

篤道君子也○凡此等言事之文太
 鍛鍊則詞近艱太條疏則意已淺最
 不易作此退之上智守鄭相公一啓
 激切頓挫抑揚有法獨為得體茅坤
 日情直而辭婉

愈啓愈為相公官屬三年屢知辱愛伏念曾
 無絲毫事為報答效日夜思慮謀畫以為事
 太君子當以道不宦苟且求容悅念上或故
 於事未嘗敢疑惑宦行則行宦止則止
 作爾按對上句受容受察不復進謝無受容
 行字義非是
 自以為如此真得事大君子之道或無今雖

蒙沙汰為縣固猶在相公治下未同去離門
 牆為故吏為形跡嫌疑改前所為以自疎外
 於大君子固當不待煩說於左右而後察也
 外下或無人有告人辱罵其妹與妻為其長
 於字非是者得不追而問之乎追而不至為其長者得
 不怒而杖之乎坐軍管操兵守禦為留守出
 入前後驅從者此真為軍人矣坐坊市賣餅
 又稱軍人則誰非軍人也愚以為此必姦人
 以錢財賂將吏盜相公文牒竊注名姓於軍

籍中以陵駕府縣陵駕字見選沈休文論此固相公所
 欲去奉法吏所當嫉雖捕繫杖之未過也或下有矣字未上或無之字非是昨聞相公追
 捕所告受辱罵者愚以為大君子為政當有
 權變始似小異要歸於正耳軍吏紛紛入見
 告屈為其長者安得不小致為之之意乎或無者字非是未敢以此仰疑大君子及見諸從事
 說則與小人所望信者少似乖戾雖然豈敢
 生疑於萬於字無必諸從事與諸將吏未能

去明黨心蓋履黜黜不以真情狀白露左右

黜易敢切黜徒敢切○黜黜甚小人受私恩黑也劉伶客至詩黜黜元夜陰

良久安敢閉蓄以為私恨不一二陳道伏惟

相公憐察幸甚幸甚受私或作私受非是然此七字為句語亦大煩

又下語便有私恨字不應重復如此疑此私字是行文也愈無適時才用

漸不喜為吏得一事為名可自罷去不啻如

棄涕唾無一分顧籍心一本名字在罷字下而名字下更有罷字

字一本本無名字可自作自可亦無下罷字一本或作可自罷乃罷去其文皆不可讀但作得一事為名可自罷去文義何等通暢畧無疑滯今從之顧先太君子繼

芥意如丘山重守官去官惟今日指揮愈惶

懼再拜

唐韓昌黎集卷第十五終

唐韓昌黎集卷第十六

明樞李蔣之翹輯注

書

上宰相書

唐制進士禮部既登第後吏部試之中其程度然後命之
 宜公貞元八年登第後又以博學宏
 辭三試於吏部不售而黜於中書此
 貞元十一年所以_上宰相書求仕凡
 三_上不報是年五月東歸時宰相趙
 憬賈耽盧邁也謹見_下卷感二鳥賦
 注_上宰相第一書但以_下治治莽莽
 有疎宕之氣茅坤曰引_下經術
 似劉向所_下者西漢風韻

正月二十七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範

門下再拜獻書相公閣下書下或有于字○國史補進士得第

謂之前詩之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

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矣或作也○詩見小雅

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

有儀說者曰菁菁者盛也莪微艸也阿大陵

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大陵之長育微艸

能使之菁菁然盛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云

者天下美之之辭也菁菁然盛下或無也字其三章曰

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說者曰百朋多之之辭

也言君子既長育人材又當爵命之賜之厚

祿以寵貴之云爾或無下百朋字賜之或作錫以其卒章曰

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說

者曰載載也沈浮者物也言君子之於人才

無所不取若舟之於物浮沈皆載之云爾載載

也或作載者載也或作載者舟也或作載舟也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云者言若此則天下之心美之也心上或無之字君

子之於人也既長育之又當爵命寵貴之而

於其才無所遺焉邵伯溫曰退之於文不全用詩書之言如田弘正先

廟碑曰魯僖公能遵其祖伯禽之烈周天子
 實命其史臣克作為駟駟泮閼之詩使聲于
 廟其用以詩之法如此上宰相書解孟子曰君
 釋菁菁者莪二百餘字蓋少作也
 子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樂得天
 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此皆聖人賢士之所極
 言至論古今之所宜法者也然則孰能長育
 天下之人材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孰能教育
 天下之英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
 然則下或無孰能至
 相乎十七字一本云存此則與後
 相應然亦無孰長人三字則非是
 無事小大之官各守其職或錢穀甲兵之

問不至於廟堂論道經邦之暇捨此宜無大
 者焉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
 退之以大曆二
 元十七年乙亥
 年戊申生至貞
 二十八年也
 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
 業則讀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雞鳴而起
 夜焉亦不為利而字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楊
 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其所著皆約六
 經之旨而成文抑邪與正辨時俗之所惑與
 與居窮守約亦時有感激恚奇怪之辭以
 求知於天下亦不悖於教化妖淫諛佞講張

之說無所出於其中約上或無字四舉於

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九品之位

其可望一畝之宮其可懷官或作宅一畝之

歸今本亦誤遑遑乎四海無所歸恆恆乎飢

不得食寒不得衣濱於死而益固得其所者

爭笑之恆恆乎左昭十二年之文恆恆憂貌

忽將棄其舊而新是圖求老農老圃而為

師悼本志之變化中夜涕泗交頤雖不足當

詩人孟子之謂抑長育之使成材其亦可矣

教育之使成材其亦可矣子之下或抑又聞

古之君子相其君也之字或在君子下一夫

不獲其所若已推而內之溝中今有入生七

年而學聖人之道以修其身積二十年不得

已一朝而毀之是亦不獲其所矣十下或有

故至情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之

而遂行是果於自棄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

待吾相也其可乎寧往告焉若不得志則命

也其亦行矣志上或有其洪範曰凡厥庶民

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是皆與善之辭也二不字或並作弗抑又聞古之人有自進者而君子不逆之矣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之謂也君上或無而字抑又聞上之設官制祿必求其人而授之者非苟慕其才而富貴其身也蓋將用其能理不能用其明理不明者耳富字下或無貴字下之修己立誠必求其位而居之者非苟沒於利而榮於名也蓋

將推己之所餘以濟其不足者耳沒或作沒耳不沒於利注沒貪也然則上之於求人下之於求位交相求而一其致焉耳一其致或作其致苟以是而爲心則上之道不必難其下下之道不必難其上可舉而舉焉不必讓其自舉也讓下或有於字可進而進焉不必廉於自進也於下或有其字抑又聞上之化下得其道則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化上或無之字則或作其疑當併有則其字因人之之所欲爲而遂推之之謂也也或作矣今天下不

由吏部而仕進者幾希矣主上感傷山林之士有逸遺者屢詔內外之臣旁求于四海而其至者蓋闕焉豈其無人乎哉亦見國家不以非常之道禮之而不來耳求下或有儒雅字雅亦或作士家下或有之字彼之處隱就閒者亦人耳其耳目鼻口之所欲其心之所樂其身之所安豈有異於人乎哉今所以惡衣食窮體膚麋鹿之與處獲狢之與居固自以其身不能與特從順俯仰故甘心自絕而不悔焉從或作俗非是今按後卷與馮

宿書云委曲從順向風承意則請而方闡國本一作從順者固韓公常用之語也家之仕進者聞下或有今字必舉於州縣然後升於禮部吏部試之以繡繪雕琢之文考之以聲勢之途順章句之短長中其程式者然後得從下士之列雖有化俗之方安邊之畫不繇是而稍進萬不有一得焉進下或有者字○人云科目之設所以待豪傑實所以困豪傑也信然彼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其影響昧昧惟恐聞於人也惟恐或作之恐或無此二字今若聞有以書進宰相而求

仕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薦之天子而爵命之
 而布其書於四方進或作上而宰相而爵或並
或無枯槁沈溺魁閎寬通之士必且洋洋焉
於字動其心峩峩焉纓其冠于于焉而來矣此所
 謂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者也
 因人之所欲為而遂推之之謂者也伏惟覽
 詩書孟子之所指念育才錫福之所以考古
 之君子相其君之道而忘自進自舉之罪思
 設官制祿之故以誘致山林逸遺之士庶天

下之行道者知所歸焉

歸上或有依字○茅坤曰收拾亦是本劉

向小子不敢自幸其嘗所著文輒採其可者

若干晉錄在異卷冀辱賜觀焉

或無敢字或無冀字冀辱

或作伏垂于黷尊嚴伏地待罪愈再拜

後十九日復上書

通篇以勢字時字作主意其行文快利直

似昆吾劍切玉若泥張九成曰退之手生木強人而為飢寒所迫累數千言求官於宰相亦可怪也至第二書乃復自比為盜賊管庫且云大其聲而疾呼矣畧不知恥何哉豈作文者其文當如是其心未必然邪茅坤曰所見似悲感而文則宕逸可誦孫鑛曰未免以言為宰相虜矣然其起伏

操，縱盡文之變，真曠世才也。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向上書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逃遁，不知所為，乃復敢自納於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說而請命於左右。或無向字愈聞之路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之也。

仁或作人而之，下有救字，或作人而下無之字。今按作人之救，則正與下句全字為對，而下文再疊其語，亦以二字，彼介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狂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
只一下句結束，有筆力。王維禎曰：前雙提後，即散應文字，方鏘落，可觀。愈之彊學力行，有年矣。愚不惟道之險夷，行且不息，以路於窮，餓之水火，其既危且亟矣。大其聲

而疾呼矣閣下其亦聞而見之矣其將往而

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歟愚上或有其字而愚下有也字也又

或作甚或有其字而無也甚二字見之矣矣字或作歟非是不下或有之字○以路水火

譬喻遂下力行愚不惟道之險夷行且不息此是下字巧處茅坤曰逐句照應行文而脈

相貫如有來言於閣下者曰有觀溺於水而

金鎖骨金鎖骨有來言於閣下者曰有觀溺於水而

葬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閣下

且以為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

宜動心者也王盤日一跌或謂愈子言則然

矣宰相則知子矣如時不可何愈下或有日字○王維嶺

日時字正與上勢字對看言勢雖急而時不可也下文三轉深闢其時不可之說

竊謂之不知言者誠其材能不足當吾賢相

之舉耳材或作才不能或不作不能而無足字相上或無賢字若所謂時

者固在上位者之為耳非天之所為也位者無之字又無也字或併無之耳非也四

字之為耳三字或作為之耳皆非是前不

六年時宰相薦聞尚有自布衣裳抽擢者與

今豈異時哉茅坤曰布衣裳抽擢自是愈自開後門且今節度

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使等尚得自舉判

官無間於已仕未仕者況在宰相吾君所尊

敬者而曰不可乎觀察下或無使及二字古

之進人者或取於盜或舉於管庫今布衣雖

賤猶足以方於此取盜舉管庫俱出禮記已見十一卷行難情隘

辭感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焉憐下或有察字愈再

拜

後廿九日復上書

文極奇邁昔山谷評太白與韓荆州書

如生富貴人雖醉着瞑暗中作無義語終不作寒乞聲吾於此亦云黃震曰退之伏於範門三月上宰相書世多譏其自鬻然生為太丈夫正斲為天下國家用孔子嘗歷聘列國孟子亦嘗遊說諸侯矣如公才氣千古一人

亦同流俗困於科舉而不得少見於世故直據其抱負以自達於進退人才者雖頗失之少年銳氣而實皆發於直情徑行始則曉以古者成就人才之道次則動以一已飢寒之迫則警以天下未洽反不能如周公禮任之勤光範門雖尊公直與肝膈無間然則公之抱負者為何如而可識其自鬻哉終南捷徑少室索價陰陽進退不由真情此則不鬻之鬻乃公罪人耳林希元曰以周公來立說自是壓倒人後面明說當時不如周公人亦不敢怪意復婉轉令人都不覺未雖有求乞之態要其自處亦甚高文字開闔變化有法度有氣勢有光燄錢穀曰古來無此局面自退之變出氣傑神王骨勁格高足稱絕唱前論相道處直而不激下言士情處曲

而不見茅坤曰議論正大勝前篇當看虛字幹旋處孫鏞曰筆端隱躍變化若誦若規

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愈聞周公之為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捉其髮事見史記輔相下或有也字其急或無其字提或作握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姦下人字無欺字非是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實貢之在或無之字天災時變昆蟲

艸水之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脩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此段連用九箇樣句法字有少句有長短文有反順一起伏頓挫如驚濤怒波讀者但見其精神不覺其重疊此章法何法也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疾悻悻入此二句而隱隱搭上自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

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
 於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
 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
 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託周公
 公字當是國字意下或有以字○如周公之
 顧充日論周公之德士反復委曲
 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
 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
 與沐矣豈特吐哺捉髮為勤而止哉此一轉
 巧在虛字幹旋茅坤曰此又推出周公之心
 以鼓舞時相極有神力多是將無作有生烟

波維其如是故于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
 之功不衰句已可住而添不衰二字其法便
 今閣下為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
 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或無佞
 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
 豈盡實貢天災時變昆蟲艸木之妖豈盡銷
 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修
 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
 霑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

豈盡備至此段連用豈盡字對上皆已二字絕有章法其所求進

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於百執事

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至

或作如此○又添兩今雖不能如周公吐哺

捉髮亦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

宜默默而已也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餘日

日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闈人離

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

閣下其亦察之或無此六字○欵欵叙言至此纔盡其意然以前是相之

道以下是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弔故出疆

必載質然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

則去之魯於魯不可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

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之魯之齊之下或並有於字則去之

宋或無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

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

朝則山林而已矣道下字山林者士之所獨

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憂

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此段以古道自處節故

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函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數音朔○連用四矣字其勢急又用焉字其勢緩如擺布陣勢操縱如法文章家所謂虛字上幹旋也寧獨如其兩不知字歸結自身上更有筆力此而已惴惴焉惟不得出太賢之門下是懼亦惟少垂察焉不得上或有恐字句法便弱今不下恐字安頓是懼二字在句未法瀆冒威尊惶恐無已威尊或作尊更奇健愈再拜無文非是

答侯繼書

繼與公同貞元八年進士第公時以宏詞三試於吏部不售故云又為考官所辱此貞元十一年上宰相書之前也

裴子自城來得足下一書明日又於崔大處得足下陝州所留書裴子不詳崔大敦詩見前卷答楊子書陝州漢弘農之陝縣今屬河南府翫而復之不能自休尋知足下不得留僕又為考官所辱官一作功欲致一書開足下弁自舒其所懷含意連辭將發復已卒不能成就其說開或及得足下一書凡僕之所欲進於左右者足下皆以自得之或無以字今按以已通晉宋人僕雖欲重累其辭諒無居足下之意外者故絕意不為雖欲或作雖復行或無之意二字

自念方當遠去潛深伏隩與時世不相聞雖
 足下之思我無所窺尋其聲光故不得不有
 書為別非復有所感發也行疑當作復或作
 亦當或作將隩音
 郁或作與僕少好學問自五經之外百氏之
 或無世字
 書未有聞而不求得而不觀者然其所志惟
 在其意義所歸至於禮樂之名數陰陽土地
 星辰方藥之書未嘗一得其門戶或無方
 藥二字雖
 今之仕進者不要此道然古之人未有不通
 此而能為大賢君子者子下或有事字
 者下或有也字僕雖

庸愚每讀書輒用自愧今幸不為時所用無
 朝夕役役之勞將試學焉力不足而後止猶
 將愈於汲汲於時俗之所爭既不得而怨天
 尤人者此吾今之志也爭一作事此
 句或無今字懼足下
 以吾退歸因謂我不復能自彊不息故因書
 奉曉或無我字○韓醇曰公時自勵如此此
 其所以卒為唐儒宗仰之如中山斗云
 冀足下知吾之退未始不為進而衆人之進
 未始不為退也或無兩字之字不
 為或作為不既貨馬即求
 船東下二事皆不過後月十日有相問者為

我謝焉

月十日或只作旬字或無我字此下或有愈再拜字

答崔立之書

立之字斯立貞元四年進士已詳見前公時三試東

部不售斯立以書勉之而公以書答之也蓋斯立屬公相知之深者故吐露如此○黃震日答侯繼答崔立之二書皆雖微有不平而直述其邁往不羣之氣亦奇矣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因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也足下猶復以為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

以問之扳援古管辭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扳音攀援于元切之於上或無之字得下或有之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尚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或無之字不能默默脫復自明自明或作明白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為人之仕者皆為人耳非有利乎已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為人耳轉掉最及來捷便

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
 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僕
 以為可無學而能賦詩或作詩賦因詣州縣求舉有
 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即
 得仕司下或無者字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者入
 尤謂之未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
 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
 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又
 點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自取

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顏忸怩而心
 不寧者數月退下或有因字類於或作既已類乎忸音忸怩女夷切
 為之則欲有所成就畫所謂恥過作非者也
所成或無此二字或無所字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
 疑以為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
 之余亦無甚愧焉吐詞極婉轉實似夫所謂自譽而不迫於誇
 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辭者豈
 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
 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于是選必知

其懷慙乃不自進而已耳或無相如二字設使與夫
 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蒙昧之中僕必知其辱
 焉或無進者二字然彼不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其
 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尙與夫斗
 筭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為之憂樂哉或
作數生或作出言多慷慨然胸中壘塊故須酒澆之故凡僕之汲汲
 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其大
 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具或作完窮孤或作孤窮
 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

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為必埃工人之剖然
 後見知於天下雖兩則足不為病且無使勅
 者再勉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工人一作良工知上一無
見字兩則一作別兩則足下二有而字病一作痛亦作疾勅渠京切剋或作削下同○下和獻玉則足下然仕進者豈捨此而無門哉足事見韓非子
 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辭也
後進或作後振尤非或作非尤非是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
 未嘗則足下無為為我戚戚也或無足下字或無復出為
字或併無二為字非是○未嘗獻方今天下未嘗則一語是韓公有見解處

風俗尚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尚有被甲執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為憂或境或作地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得上或無其字○取丁障而乘之見西漢武帝時匈奴求和親博士狄山語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成發潛德之幽光終上或有字○此是太史公自叙本意然英雄退步只爾爾二者

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為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則也又所謂勅者果誰哉再剋之刑信如何也刑或作形○以辨作取有勢自是我輩語士固信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信或作伸吾下或無之字愈再拜

答李翊書

翊或作翺非是○貞元十八年陸修佐主司權德輿於禮部公以李翊薦於修用是其年登第此書其十七年所作歟○答李翊書格法極鬆却極緊是一片文字其義根埃實加膏希光數語尤為各言呂居仁日退之此書最見其為文養氣妙處唐順之曰此文當看抑揚轉換

處，累，然如貫珠，茅坤曰：要窺作家為文必如此，立根基，今人乃欲以字句求之，何哉？孫鑛曰：文章一道，昌黎每不輕易語人，此獨詳盡。

六月二十六日或無此六字愈白李生足下生之

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而恭或作能之恭非是

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

矣况其外之文乎外或作餘非是抑愈所謂望孔子

之門牆而不入于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

邪者下或有也字焉或作鳥雖然不可不為生言之生所

謂立言者是也或無生所為者與所期者甚

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斬勝於人而取於

人邪將斬至於古之立言者邪取於人或無於字下三語

同斬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

於人矣將斬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

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埃其實加其膏而

希其先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輝

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立言者下或有邪字非是○唐順之曰即

此中間又隔許多歲月階級只因昌黎特因文以見道者故猶影響非心中工夫實景所

道故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為不自知其至猶

未也至一作志 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一作年餘 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憂莫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為非笑也人下或有也字○孫鑛曰取字注字下得妙 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

來矣汨音 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為喜譽之則以為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二則字下或有也 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後或作后 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源或作府無絕其原亦作無虛其府○自得如之二十餘年至此中有五級公特言其自得如之要各行一級到一級非淺學躡等者所能窺也 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

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
 與聲之高下者皆定茅坤曰總論却其名雖如其
 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
 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肯於器邪用與舍
 屬諸人君子則不然或無邪字而有則時用焉四字或併有邪字
 處心有道行已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
 其徒垂諸文而為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
 乎其無足樂也施或作垂也或作乎有志乎古者希矣
 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古字下或有人字

吾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
 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愈生之言不志乎利
 聊相為言之愈白樊汝霖曰自三代以還陸夷至于江左斯文掃地唐
典貞觀開元之盛終莫能起至貞元未而公
出於是以大經之文為諸儒唱其觀於人也
笑之則心以為喜者大聲不入於里耳而不
笑不足以為道此公所以喜若人人皆見而
說之而譽之斯亦淺矣此所以為憂李漢所
謂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
翕然隨以定者其此之謂歟王荆公乃云九
去陳言奪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好紙之過
也汨汨然來矣浩乎其沛然者皇甫持正論
業所云韓吏部之文如長江秋注千里下道
老蘇上歐陽書亦云韓子之文
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者是也

重答翊書 答下或
有李字

愈白_ス李生生之_レ自道其志可也其所疑於我者非也人之來者雖其心異於生其於我也皆有意焉君子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寧有不可告而告之孰有可進而不可進也入非言辭之不酬禮貌之不答雖孔子不得行於五鄉宜乎余之不為也或無於字非是余或作愈苟來者吾斯進之而已矣烏待其禮踰而情過乎雖然生之志求知於我邪求益於我邪其思

廣聖人之道邪其欲善其身而使人不可及

邪其思上或有求字及邪或作及也其何汲汲於知而求待

之殊也賢不肖固有分矣生其急乎其所自

立而無患乎人不已知未嘗聞有響大而聲

微者也况愈之於生懇懇邪屬有腹疾無聊

不果自書屬下或無有字愈白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或作浙東觀察李中丞或注異字

元和五年八月以李異兼御史中丞充浙東觀察使張籍時為太常寺太祝病眼京師公於是為之代書○黃震曰俱就盲上發明不為悲苦之辭

或中求活法也王整曰太史公作荆
軻傳悲歌慷慨情態曲盡此篇中日
自喜曰自悲曰自奮
無限感慨最善描寫

月日前某官某謹東向再拜寓書浙東觀察
使中丞李公閣下寓或作獻
或無使字籍聞議論者皆
云方今居古方伯連帥之職坐一方得專制
於其境內者惟閣下心事皤皤與俗輩不同
籍固以藏之胸中矣云上或無皆字云下或
無方字又無得字榮呂
角切○邵寶日起
處便勁拔峻峭近者閣下從事李協律
到京師籍於李君友也友上或
有朋字不見六七年

聞其至馳往雀之間無恙外不暇出一言且
先賀其得賢主人李君曰子豈盡知之乎吾
將盡言之言下或
無之字數日籍益聞所不聞不聞
或作
未嘗籍私獨喜常以為自今已後不復有如古
人者於今忽有之已或
作以退自悲不幸兩目不
見物無用於天下胸中雖有知識家無錢財
寸步不能自致今去李中丞五千里何由致
其身於其人之側開口一吐出胸中之奇乎
因飲泣不能語退下或有而字語上或無能
字○茅坤曰忽喜忽悲情景

如既數日復自奮曰無所能人乃定以盲廢
 有所能人雖盲當廢於俗輩不當廢於行古
 人之道者無所能或並浙水東七州戶不下數
 十萬不盲者何限十或作百○茅坤曰此幾
 李中丞取人固當問其賢不賢不當計盲與
 不盲也計下或有其字當今盲於心者皆是若籍自
 謂獨盲於目爾其心則能別是非若賜之坐
 而問之其口固能言也別上或有計字是非
論連用上七盲字何等光采而主張全在盲於

且不盲於心的意思此等議論亦自奇崛幸未歿實欲一吐出心
 中平生所知見閣下能信而致之於門邪無
 心中字或無見字致或作置籍又善於古詩使其心不以
 憂衣食亂閣下無事時一致之座側使跪進
 其所有閣下憑几而聽之未必不如聽吹竹
 擊絲敲金擊石也於或作爲進其或作進籍
 敲字如盧仝詩敲金或云嘗作敲唐人多使
 所引盧仝詩當亦誤本耳擊或作拊或無之
 ○自樂天嘗贈籍詩云張君何為者業文三
 十春尤工樂府詞舉代少其倫當時所推重
 如此故公為夫盲者業專於藝必口故樂上
 其自任云云

皆盲籍儻可與此輩比金乎諸本專字在必字下句法極致
 况亦絕無可疑一本必作也而下缺一字疑
 是精字更詳之儻上或無籍字或無比乎二
 字今按並使籍誠不以蓄妻子憂飢寒亂心
 字疑衍有錢財以濟醫藥其首未甚庶幾其復見天
 地日月因得不廢則自今至歿之年皆閣下
 之賜幾下或無其字閣下濟之以已絕之年
 賜之以既盲之視其恩輕重大小籍宦如何
 報也閣下裁之度之裁下或無之字籍慙醜再拜
 聽

答李秀才書

李下或有師錫字或注圖南字○李秀才名師錫圖南或其字也按公與李生本無舊獨與李觀詩中得其人故遂托李觀始終以寫兩與之情焉然李觀卒於貞元十年此書云故友元賓則當在十年後作也○答李師錫書全從李元賓說來婉轉凄切如詩家所謂意外景意中人也呂雅山曰此篇與答王含秀才序同調一則由醉鄉記立說一則由李元賓立說皆是借鬼生情文字有許多轉折

愈白故友李觀元賓十年前示愈別吳中
 故人詩六章其首章則吾子也盛有所稱引
 元賓行峻潔清其中狹隘不能苞容於尋常

人不肯苟有論說因究其所以於是知吾子
 非庸人苞或作包或有複出庸字或作庸庸之與時吾子在吳
 中其後愈出在外無因緣相見元賓既歿其
 文益可貴重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
 者則如元賓焉一本無既沒以下八字非是與或作以義通之數語便是黠然進思聯想如隔世事妙妙揚萬里日退之答李師錫書日思元賓而不見云云此用石勒語王浚贈靴塵尾勒懸之壁間每瞻仰之云王公不得見見王公之玩好如見王公焉
 今者辱惠書及文章觀其姓名元賓之聲
 容恍若相接讀其文辭見元賓之知人交道

之不污文辭本指李生所作一作命辭云元賓之辭作命辭亦無理甚矣子之心有似於吾元賓也
 矣或作乎於或作乎○情之所至輒俯仰低徊不能已已子之言以愈所
 為不違孔子不以琢雕為工將相從於此愈
 敢自愛其道而以辭讓為事乎然愈之所志
 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讀吾子
 之辭而得其所以用心將復有深於是者與吾
 子樂之况其外之文乎與或作欺屬上句非是愈頓首
 答陳生書生下或有商字或注師錫字云陳生字也或云恐與上題

師錫字相混未知孰是陳商以書求速化之術於公公謂事親以誠不待於外而後為養及汲於科名以不得進為親之羞者惑也此非特可鍼陳生之病萬世而下為吾徒者皆所當服膺其說焉

愈白陳生足下今之負名譽享顯榮者在上位幾人足下求速化之術不於其人乃以訪愈是所謂僭聽於聾求道於盲雖其請之勤勤教之云云未有見其得者也有字或當在此句其字下或亦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辭觀足下之書及十四篇之詩亦云有志於是矣而其

所問則各所慕則科故愈疑於其對焉雖然厚意不可虛辱勝為足下誦其所聞蓋君子病乎在己而順乎在天待己以信而事親以誠所謂病乎在己者仁義存乎內彼聖賢者能推而廣之而我蠢焉為奴人蠢焉或作蠢然所謂順乎在天者貴賤窮通之來平吾心而隨順之不以累于其初所謂待己以信者己果能之乎人曰不能勿信也己果不能人曰能之勿信也孰信哉信乎已而已矣一本無果不至信也十字或併

上巳字亦無皆非是所謂事親以誠者盡其心不夸於外先乎其質後乎其文者也後上或而有字盡其心不夸於外者不以已之得於外者為父母榮也名與位之謂也先乎其質者行也後乎其文者飲食旨甘以其外物供養之道也行上或有道下或有者字非是誠者不欺之名也待於外而後為養薄於質而厚於文斯其不類於欺歟果若是子之汲汲於科名以不得進為親之羞者惑也速化之術如是而已古之學

者惟義之問誠將學於太學愈猶守是說而

矣見焉猶或作獨見下或有知字見愈白

與李翱書與或作答○虞集曰反覆

使至辱足下書或無足下字歡愧來并不容于心

嗟乎子之言意皆是也僕雖巧說何能逃其

責邪然皆子之愛我多重我厚不酌時人待

我之情而以子之待我之意使我望於時人

也僕之家本窳空重遇攻劫貞元十五年衣

服無所得養生之具無所有家累僅三十口

攜此將安所歸託乎捨之入京不可也望之
 而行不可也足下將安以為我謀哉此句或無將字
 此一事耳足下謂我入京城有所益乎謂上或誠字城
 僕之有子猶有不知者時人能知我或作誠
 哉之字或持僕所字驅而使奔走伺候公卿
 間開口論議其安能有以合乎驅或作執今按作驅即屬
 下句作執即屬上句詳下文亦有復驅之使就其故地之文而持守執三字語太繁復故
 當以驅謂應進僕在京城八九年無所取資
 日求於人以度時月當時行之不覺也今而

思之如痛定之人思當痛之時不知何能自
 處也今年加長矣復驅之使就其故地是亦
 難矣長下或有三字非是所貴乎京師者不以明天子
 在上賢公卿在下布衣韋帶之士談道義者
 多乎不以得上或以僕違違於其中能上聞而
 下達乎其知我者固少知而相愛不相忌者
 又加少內無所資外無所從終安所為乎知或無我字資上或
 嗟乎子之責我誠是也愛無所字從或作縱
 我誠多也今天下之人有如子者乎或無自今字

堯舜已來士有不遇者乎無也子獨安能使
 我潔清不滂而處其所可樂哉能上或無安字其上或無
 處非不願為子之所云者力不足勢不便故
 也為或作如○以上言不之故僕於此豈以為大相知
 乎此謂張建封幕府累累隨行役逐隊飢而食飽
 而嬉者也飽而嬉或作渴而飲一本嬉作悲云悲者悲其不得所從故也皆非
 是其所以止而不去者以其心誠有愛於僕
 也然所愛於我者少不知我者猶多吾豈樂
 於此乎哉將亦有所病而求息於此也所愛或作

其愛少上或有不尤字非是知下或有嗟乎子
 於字猶或作尤非是下或無豈字
 誠愛我矣子之所責於我者誠是矣然恐子
 有時不暇責我而悲我不暇悲我而自責且
 自悲也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難耳以上言留此之
 故孔子稱顏回一簞食一瓢飲人不甚其憂
 回也不改其樂孔子上或有昔者字瓢飲下或在陋巷字彼人
 者有聖者為之依歸而又有簞食瓢飲足以
 不灰其不憂而樂也豈不易哉聖上或無有字依上或無
 之若僕無所依歸無簞食無瓢飲無所取資

則餓而死其不亦難乎子之聞我言亦悲矣
嗟乎子亦慎其所之哉其跌宕創體類自
違久乍還侍左右當日懽喜故專使馳此候
足下意并以自解此候一作愈再拜

唐韓昌黎集卷第十六終

唐韓昌黎集卷第十七

明橋李蔣之翹輯注

書

上張僕射書

建封字本立兗州人貞元四年為徐州刺史徐泗濠節度使十一年加檢校右僕射公以十五年二月脫汴州之亂依建封于徐秋建封辟為節度推官至是供職故書意以晨入夜歸為不可云○終篇當看其抑揚開闔反覆頓挫蹊逕全自孟子中來蘇洵曰昌黎此書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龜鼉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掩蔽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林希元曰此書見退之手

生異於人處義理既正詞復婉順起伏變化曲盡作文之妙茅坤曰由情之文故室於圓暢反復古人有言曰道屈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已昌黎根氣自如此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苟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愈下或無之字抑而行之必發

狂疾上無以承事于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為心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忘一作望非是喪一作哀或作衷皆非是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為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而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或無將字與而字所取下亦無者字此是文章有把捉處不然亦折不下之事上不其事上之使下不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彊使為是故為下者不獲罪於上為上者不得怨

於下矣作也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

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

二教字或並作命或上句教字作受命下句

所受教字作所以受命皆非是○此反分明

是以孟子之言譏張公今之時與孟子之時

又加遠矣皆好其闢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

已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已

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

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而愛一作而能愛而

並無首字

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

愈於執事也可以此言進

此言進一作言此

起處以初受命不敢言既而以報德為心安

得不言此又以為惟執事可聞此言惟愈於執

事可以此言進是逐段作奏節關愈蒙幸於

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

待之使足以為名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人

終而退率以為常亦不廢事終或天下之

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聞下或無執必皆

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執事之待士以禮如

此執事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執

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
此好一又將待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
 韓愈之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如此韓愈之賢
 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則歿於執事之門
 無悔也
能上或無賢字則上或有荷如此二三
 字○瞿景淳曰下意翻兩層退之每
 用此却是
 孟子中來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
 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已或無所字天下之人聞執
 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
 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

已耳前段說話此一一反只用
 六句頓挫波瀾絕妙苟如是雖日受
 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
 以稱於天下曰知己知己則未也
或無複出
 知已二字
 ○受人之恩與受人之知不同感恩易感
 已難故曰士為知己者歿此兩句下得妙
 伏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
 而垂仁採納焉哀下或有察字今按
 罪下已有察字非是愈恐懼
 再拜

答胡生書

或作胡直均均或作鈞○李肇國史補文公引致後輩為求科第多有投書請益者人謂韓門弟子云直均之求謁於公望其稱薦

於公卿為科第計公答之以不知者乃用是為諛信當時韓門弟子之衆也考登科記直均為貞元十九年進士虞集日情本悃愾而有深思處堪把玩

愈頓首胡生秀才足下雨不止薪勸價益高
生遠客懷遺守義非其人交得無病乎斯
須不展思想無已斯須或作頃渴或作傾渴皆非是愈不善
自謀口多而食寡然猶月有所入以愈之不
足知生之窮也至於是而不悔非信遺篤者
其誰能之所示千百言畧不及此而以不屢

相見為憂謝相知為急謀遺不謀食樂以忘
憂者生之講矣顧無以當之如何當或夫別作答
是非分賢與不肖公卿貴位者之任也愈不
敢有意於是如生之徒於我厚者知其賢時
或遺之於生未有益也未有所字不知者乃
用是為謗不敢自愛懼生之無益而有傷也
如之何若曰彼有所合吾不利其求則庶可
矣利下或無其字今按後卷答陳商書文雖工不利於求則此其字亦當作於生
又離鄉邑去親愛甘辛苦而不厭者本非為

是也如之何愈之於生既不變矣戒生無以
示愈者語於人用息不知者之謗生慎從之
語或作謂講禮釋友二篇比舊尤佳志深而喻切
因事以陳辭古之作者正如是爾佳或作嘉
愈頓首又作加

與于襄陽書

與或作上○貞元十四年
九月以工部尚書于頔為

山南東道節度使公書稱守國子四
門博士則當在十六年秋也○昔人
言凡與先達文字甚難語抗則驕
大卑則諂如退之與于襄陽書不抗
不卑最為得法翹則以為寧失之抗
毋卑謝枋得曰昌黎作文專占地步

如下人要在高處立要在平處行要在
闊處坐要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
上不害為君子之上之人負其位不肯
顧其下不免為小人高材多戚戚之窮
則是君子而安貧賤盛位無赫赫之
光則是庸人而苟富貴韓公之所以
自處者可謂高矣茅坤曰前
半瑰瑋游泳後半婉恣凄切

七月三日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謹
奉書尚書閣下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
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前焉士
上或有夫字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亦莫
達或作進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後焉莫

為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為之後雖盛而不傳
 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議論個箇因能動
 如然而千百載乃一相遇焉豈上之人無可
 援下之人無可推歟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
 之疎也援音爰推他回切○禮記上弗援下弗推其故在下之人
 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
 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
 是二人者之所為皆過也未嘗于之不可謂
 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凡上

轉反覆重疊愈不厭愈之誦此言久矣未嘗
 敢以聞於人矣下或側聞閣下抱不世之才
 特立而獨行道方而事實卷舒不隨乎時文
 武唯其所用豈愈所謂其人哉抱一作苞云
苞陳寔碑所謂苞靈躍之純是也今按抱字
已通况韓公未必固用選語姑置之世下或
有由字不世或作出抑未聞後進之士有遇
 知於左右獲禮於門下者豈求之而未得邪
或無字將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
 人未暇禮邪何其室闕而久不聞也將或作

鑿曰設疑辭以道愈雖不材其自處不敢後
達何等姚戀愷切

於恒人閣下將求之而未得歟古人有言請

自隗始言下或有曰字非是隗五助切○戰

幣以招賢者欲將報讎往見郭隗先生對曰

今王欲致士先從隗始且見事况賢於隗

者乎豈遠千里哉愈今者惟朝夕芻米僕賃之資是

急不過費閣下一朝之享而足也享或作宴

禮焉則非愈之所敢知也馬或作哉非是○錢穀曰後半截議

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

論皆是設為疑詞以自道達首尾回顧聯絡

精神大都老於世故念於人情故放言高論

筆端自不窘世之齷齪者既不足以語之磊落奇

偉之人又不能聽焉則信乎命之窮也以一

以與義通齷測謹獻舊所為文一十八首如

賜覽觀亦足知其志之所存愈恐懼再拜

與崔羣書羣字敦詩清河人貞元八年

公為國子四門博士大較公與崔羣

相知深故篇中情悃與諸篇似不同

自足下離東都公時在徐州幕凡兩度枉問尋承已

韓昌黎集卷十七

達宣州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唐宣州今為寧國府宣城

縣屬南直隸貞元十二年八月以崔衍為宜欵觀察使羣與李博俱在幕府公送楊儀之

序亦云當今藩翰之賓客惟宣州多賢與之遊者二人焉隴西李博清河崔羣

雖抱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

天知命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况足

下度越此等百千輩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

臺邪等下或無百千輩三字今按文勢當有但不知指何人而言耳○靈臺字見莊

子宣州雖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以北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心閑無事

然後外患不入風氣所安可以審備小小者

亦當自不至矣或無無事二字患或作達或無不入二字皆非是足

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况地至近

官榮祿厚親愛盡在左右者邪所以如此云

云者以為足下賢者安在上位託於幕府則

不為得其所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耳非

所以待足下者也也上或無者字僕自少至今從事

於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為不久

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

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無所與二字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已已厚雖欲悔之不可悔之下或有亦字不可或作可乎○看六個或字見得平生深交有此六樣惟吾崔君一人服或作伏言或作百又無尤字皆非是僕愚陋之闕與而不見畛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

無所知曉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麤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與足下情義寧須言而后自明邪自明或作明白非是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為吾所與深者多不置白黑於胸中耳為上或無以字既謂能粗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用反語一繳有急瀕迴瀕之勢比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

何疑疑者曰君子賞有所好惡好惡不可不
明上好惡字或作法非如清河者人無賢愚
是然本字亦未始無不說其善伏其為人以是而疑之耳
或無僕應之曰鳳皇芝艸賢愚皆以為美瑞
耳字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至於
選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有於字至於
稻也梁也膾也魚也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
乃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於吾或
作吾於非是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
或無所字

已來又見賢者恒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
者恒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
卑位則旋而又不賢者或至肩壽不知造物
者意竟如何旋或作旋竟上或無乃所好惡
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
生壽夭邪未可知也此段文大似伯夷傳中來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干乘之位
而甘陋巷菜羹者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
之異者况天之與人賞必異其所好惡無疑

也合於天而垂於人何害况又時有兼得者

邪崔君崔君無怠無怠或作崔君無怠崔君無怠○茅坤曰怨而不

窮甚思自放於伊潁之上當亦終得之類之

者尤衰憊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日視

昏花尋常間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

二分亦白其一鬚亦有一莖兩莖白者德薄

或作鬚○左傳轉車相依唇亡齒寒注真謂

車左奢切亦自成作已白其一或無一○字鬚

或作鬚○左傳轉車相依唇亡齒寒注真謂

真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彊早世如僕者

又可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

見一遺其懷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或無小

能不成作不能非是足下何由得歸北來僕

不樂江南官滿便終老嵩下足下可相就僕

不可去矣嵩山在河南登封縣即中嶽也珍重自愛慎飲食

少思慮惟此之望愈再拜

與陳給事書

京字慶復大曆元年進士第貞元十九年將補京

奏務祭必尊太祖正昭穆帝嘉之自考功員外遷給事中公於十九年冬

敗陽山此書當在京遷給事後作上○此篇自解中却有諷意而筆陣亦復蕭散黃震曰上于襄陽書言希進後進前後相須之道與崔羣書言交際之情婉轉悠遠與陳給事書言於貴官門墮易疎之狀尤明切數人謝枋得日陳止齋作論雙關文法皆本於此茅坤日洗刷工而句調佳甚孫鑛日極力鍛鍊却又一氣揮灑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之譽貧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閣下位益尊何侯於門牆者日益進無於字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何侯於門

牆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

字益尊或無益字日隔或無

日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

昔人云文者貫道之

器文與道原非二物退之乃云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將此文與道而二之邪此退之意以文不學終也夫道不加修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

名則同進者忌始之以日隔之疏加之不以

尊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而聽忌者之說由是

閣下之庭無愈之跡矣

專上或有辱字忌者或作忌始生之跡上

或有也字皆非是○總理周匝一篇精神全在此

去年春亦嘗一進

謁於左右矣温乎其容若加其新也

若上或有其字

也下或有不矣字下句亦然皆非是或屬乎其
 又疑加當作嘉乃與下文閱字為對屬乎其
 言若閱其窮也屬或作厲今按屬猶附屬也
 而喜也以告於人其後如東京取妻子又不
 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于左右
 矣邈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言若不
 接其情也若上或並有其字愚或退而懼也
 不敢復進今則釋然恬翻然悔曰其邈也乃
 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悄也乃所以示其
 意也不敏之誅無所逃避不敢遂進不盡或作

逐段波瀾至輒自疏其所以并獻近所為復
 志賦已下十首為一卷卷有標軸所為下或
 下或有賦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不加裝飾
 字非是皆指字注字處急於自解而謝不能換更
 寫閣下取其意而畧其禮可也指下或無字
 ○邵伯温曰唐人有生紙有熟紙所謂妍妙
 輝光者其法不一生紙其有卷故不用退之
 二云送孟郊字用生紙急於自愈恐懼再拜
 解不暇擇耳今人少有知者
 答馮宿書宿字拱之婺州東陽人公同
 喜聞過中都句句
 有地步局面自好

垂示僕所關非情之至僕安得聞此言或無得字朋友道缺絕久無有相箴規磨切之遺僕何幸乃得吾子諸本又下有矣字或云漢武紀亦有此僕常閱時俗人有耳不自聞其過慄慄然惟恐已之不自聞也而今而後有望於吾子矣然足下與僕交久僕之所守足下之所熟知在京城時囂囂之徒相訾百倍足下時與僕居朝夕同出入起居亦見僕有不善乎慄音凜嘗音紫僕居或作然僕退而思之並居或無僕字或無居字

雖無以獲罪於人亦有以獲罪於人者思下無之字下獲字或作服今按二句皆云獲罪於人恐有誤字作服亦無理疑上句人字或是天字更僕在京城十年不一至貴人之門謹之之所趨僕之所徼與邑合者則從之遊不合者雖造吾廬未嘗與之坐造或作居○數語摹畫強項景狀頗似此豈徒足致謗而已不戮於人則幸也生追思之可為戰慄寒心故至此已來刻已自下雖不肖人至未嘗敢以貌慢之况時所尚者邪巴或作以此自謂庶幾無時患不知猶復

云云也聞流言不信其行嗚呼不復有斯人也
行下孟切○禮記儒行又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雜引古作自已說語退之好用法此
 君子不為小人之恂恂而易其行僕何能爾
恂或無而字恂許勇切
 委曲從順向風承意汲汲恐不得合猶且不免云云命也可如何
或向或作或或有懼字或無可字○世態至此直令我輩笑啼俱所不敢然予猶韓公意中却有家守其意在
 然子路聞其過則喜禹聞昌言則下車拜
有而字
 古人有言曰告我以吾過者吾之師也
過上或無吾字
 願足下不憚煩苟有所

聞必以相告吾亦有以報子不敢虛也不敢忘也
下或有愈再拜字與衛中行書同或作頓首

與衛中行書

中行字大受御史中丞晏之子貞元九年進士公始

從董晉汴州張建封徐州二公甫卒而軍皆亂大受喜公脫禍以書遺公公後寓東都作此書與之云

大受足下辱書為賜甚大然所稱道過盛豈所謂誘之而欲其至於是歟不敢當不敢當其中擇其一二近似者而竊取之則於交友忠而不反於背面者少似近焉
一或亦其無二字

心之所好耳行之不倦則未敢自譏能爾也
 不敢當不敢當或無此至於汲汲於富貴以
 救世為事者皆聖賢之事業知其智能謀力
 能任者也謀上或無能字謀下如愈者又焉
 能之始相識時方甚貧衣食於人其後相見
 於汴徐二州僕皆為之從事日月有所入比
 之前時豐約百倍足下視吾飲食衣服亦有
 異乎然則僕之心或不為此汲汲也其所不
 忘於仕進者亦將小行乎其志耳此未易遠

言也

黃震曰答馮宿書言在京城不一至貴人之門人之所趨僕之所傲其與衛中行書云所入比前百倍吾飲食衣服亦有異乎其所不忘於仕進者亦將小行乎其志耳由是觀之公之三上宰相書豈階權勢求富貴哉宰相人才所由進磊落明白以告之公之本心如青天白日後世旁蹊曲徑暮夜鑽刺而陰求陽離心口為一妄意廉退之名真播聞乞祭凡禍福吉凶之來似不在我惟君子得禍為不幸而小人得禍為恒君子得福為恒而小人得福為幸以其所為似有以取之也為幸或作為為不幸非是必曰君子則吉小人則凶者不可也吉下或賢不肖存乎已貴與賤禍

與福存乎天名聲之善惡存乎人石大任曰韓愈謂貴與賤福與禍存乎天以予觀之貴與賤存乎天可也禍與福存乎天則不可也蓋禍與福在己而已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是禍與福皆存乎己歟存乎己者吾將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將任彼而不

用吾力焉其所守者豈不約而易行哉足下曰命之窮通自我為之吾恐未合於道足下徵前世而言之則知矣若曰以道德為己任窮通之來不接吾心則可也窮居荒涼艸樹茂密出無驢馬因與人絕一室之內有以自

娛足下喜吾復脫禍亂不當安安而居遲遲而來也而居或作於居非是

上張僕射第二書

公此書諫張建封擊前論晨入夜歸為第一書也○退之諫張僕射擊毬書說利害最微隱人多不覺故先破衆說以伸己意或危言或婉詞俱最切實有味劉夷叔曰公上張僕射擊毬書纔數百言使人意動神悚子厚勸李陸州服氣書費千餘言乃反緩而不切人才相失不可及哉茅坤曰其詞旨與司馬相如諫獵書相余

愈再拜以擊毬事諫執事者多矣諫或陳諫者作陳

今披上句有矣字此句亦須有矣字語勢左殺豈韓公作歇後不了語也○甚之寄句一求有干鈞之力凡五藏之繫絡甚微坐立必文更有操縱

懸垂於胃臆之間而以之顛頓馳騁嗚呼其

危哉臆或作腹春秋傳曰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

非德義則必有禍左傳昭二十八年叔向之辭雖豈第君

子神明所扶持然廣慮之深思之亦養壽命

之一端也雖或作惟或無一字○茅坤曰告人自賞如此愈恐懼再

拜

與馮宿論文書

或無論文字○於汴州作○我儂學不

可妄假而亦貴乎自信如曹子建文章之佳惡我自得其杜子美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此皆有識見有擔當之語退之此書其意太略相同但於揚雄太玄經以為不止與老子垂彊人言其勝周易而不以為非此退之力紕繆特其甚處

辱示初筮賦實有有意思筮或作仕但力為之古人

不難到但不知直似古人亦何得於今人也

何下或有字或僕為文久每自稱意中以

為好則人必以為惡矣則人或作即人必下或無以字小稱

意人亦小怪之大稱意即人必大怪之也亦上

或_上有_或即_或字_也也_上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
 久_字慙_字及_字示_字人_字則人以為好矣_{俗下下或無文}
 字_則人_或無_則字_字小_字慙_字者亦蒙謂之_字小_字好_字大_字慙_字者即
 必以為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於今世也
 然以埃知者知耳_{直或作真或無今}管揚子
 字_然以_或作_然而_字管揚子
 雲著太玄人皆笑之子雲之言曰世不我知
 無害也後世復有揚子雲必好之矣_{日上也}
 字_子雲_字歿_字近_字千_字載_字竟_字未_字有_字揚_字子_字雲_字可_字歎_字也_{無之言}
 時桓譚亦以為雄書勝老子_{或無}老子未是_{為字}

道也子雲益止與老子爭疆而已乎此未為
 知_雄者_{未為或}其弟子侯芭頗知之以為其
 師之書勝周易_{師上或}然侯之他文不見於
 世不知其人果如何耳以此而言作者不祈
 人之知也明矣直百世以埃聖人而不惑質
 諸鬼神而不疑耳足下益不謂然乎_{耳或近}
 李翱從僕學文頗有所得然其人家貧多事
 未能卒其業有張籍者年長於翱而亦學於
 僕其文與翱相上下_{丁二年業之庶幾乎至}

也長上或無年字然閱其弃俗尚而從於寂

寞之道以之爭名於時也此下或有未字果

又或疑此句上有然字意無所承恐所久不

談聊感足下能自進於此故復發憤一道久

或有三而愈再拜字非是

與祠部陸員外書外下或有薦士字

執事好賢樂善孜孜以薦進良士明白是非

人權德輿典貢舉陸修佐之公時為四門博士薦侯喜等十人于修此唐制主司取士於試文外又擢行諫采聞望故其為書如此也

為已任方今天下一人而已愈之獲幸於左

右其足跡接於門牆之間陞乎堂而望乎室

者亦將一十年于今矣接上或無跡字陞或作昇念慮所及

輒欲不自疑外竭其愚而道其志况在執事

之所孜孜為已任者得不少助而張之乎誠

不自識其言之可采與否其事則小人之事

君子盡心之道也天下之事不可遽數又執

事之志或有待而為未敢一二言也今但言

其最近而切者爾天下之事或作天下之士謂有下待而為則事字為當

執事之與司貢土者相知誠深矣彼之所望於執事執事之所以待乎彼者可謂至而無間疑矣誠或作識或無矣字彼之職在乎得人執事之志在乎進賢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謂兩得其求順乎其必從也執事之知人其亦博矣夫子之言曰舉爾所知然則愈之知者亦可言已已或作矣或作也文章之尤者有侯喜者貞元十九年喜中進士第終國子主簿侯雲長者貞元十八年雲長中進士第喜之家在開元中衣冠而朝者兄弟五六人及喜

之父仕不達弃官而歸喜率兄弟操耒耜而耕于野地薄而賦多不足以養其親則以其耕之暇讀書而為文以干於有位者而取足焉喜之文章學西京而為也舉進士十五六年矣其耕之暇或作非耕之時或作其暇之時或無干野字京或作漢或作漢西京○觀喜之人文俱足不校備其無傳于世雲長之文執事所自知其為人淳重方實可在以事其文與喜相上下相字上或有下字非是有劉述古者貞元二十一年述古中進士第其文長於為詩文麗而思深當今舉於禮部

者其詩無與為比而又工於應主司之試其
 為人溫良誠信無邪佞詐妄之心彊志而婉
 容和平而有立其趨事靜以敏著美名而負
 屈稱者其日已久矣邪佞詐妄或作邪妄詐
 偽或作邪妄詐佞或無
 矣字或作有韋羣王者貞元十七年吏部待
 郎韋夏卿為京兆尹
 為日父矣有韋羣玉者郎韋夏卿為京兆尹
 公所薦十人九第獨羣玉不見于登科記豈
 有司遠嫌而默之耶據言云韋羣即羣玉也
 京兆之從子其文有可取者其進而未止者
 也其為人賢而有材志剛而氣和樂於薦賢
 為善其在家無子弟之過居京兆之則遇事

輒爭不從其令而從其義求子弟之賢而能
 業其家者羣玉是也村或作行非是其日賢
 即有行也能上或無而
 凡此四子皆可以當執事者薦而極論者
 主司疑焉則以辨之問焉則以告之未可知焉
 則殷勤而語之期乎有成而後止可也語或
 作論
 或無有沈杞者貞元十八年
 杞中進士第張敦者敦或作
 弘與登
 科記同○元和二十尉遲汾者
 貞元十八年李
 紳者紳元和中進士
 第會昌中為相張後餘者貞和二十一年
 後餘中進
 士李翊者貞元十八年
 翊中進士第或文或行皆出羣之

才也凡此數子與之足以收人望得才實主
 司疑焉則與解之問焉則以對之廣求焉則
 以告之可也與解或作以解往者陸相公司貢士考
 文章甚詳愈時亦幸在得中而未始陸之得
 入也或無亦字或無幸字○貞元八年陸贄
 其後一二年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原其
 所以亦由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肅字敬
 曆七年中第梁舉八人無有失者歐陽詹傳詹與
 崔羣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天下韓愈李觀李紳
 選時稱龍虎榜梁舉八人疑此是也其餘則

王皆與謀焉陸相之考文章甚詳也待梁
 至如此不疑也梁與王舉人如此之當也至
 今以為美譚人下或無自后主司不能信人
 人亦無足信者故殘蔑無聞蔑蔑或今執事
 之與司貢士者有相信之資謀行之道惜乎
 其不可失也謀上或方今在朝廷者多以遊
 讌娛樂為事獨執事眇然高舉有深思長慮
 為國家樹根本之道宜乎小子之以此言聞
 於左右也愈恐懼再拜



